

# 汉语代词主观化的表现特征及其源流

赵 宏 刚

## 1. 引言

汉语代词的基本句法功能表现为“指示”与“替代”。不过，一部分代词在实际会话交际中，从其基本句法功能的框架中游离出去，发展出了特殊的句法、语义及语用功能。这些功能有一个共通点：凸显说话人的观点、情感以及认知态度。代词的这种主观化现象通过句式、构式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代词主观化不但衍生了一些特征突出的情态标记，创造出了新的表达手段，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句法结构，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形式。本稿的目的是，考察汉语代词主观化的源流及其在实际使用中所展现出的句法、语义及语用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尚存问题，并探讨相关的研究手法与研究方向。

## 2. 代词的非源用法与主观化

代词的主观化为其发展出了新的语义、句法及语用功能。判断代词发生主观化的一个直接参考标准就是在构式或句式中是否出现了代词的非源用法现象。代词的非源用法就是代词从其基本语义、句法功能的框架中脱离，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的主观化表现形式。请看一组例句：

- (1) 夜游南山，这近年来建成的一座高山森林公园，没想到夜晚它还是这样热闹。(CCL:《报刊精选》1994年)<sup>1)</sup>
- (2) 刘成一想：哟！我们山寨主长得那寒碜，嘿！这小媳妇长得那么好，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CCL:《雍正剑侠图》)

我们找不到例(1)(2)中“这样”“那”在句子中的指示对象，可以说这里的“这样”“那”发生了虚化。它们分别修饰形容词“热闹”“寒碜”，强调性状的程度，这种句法功能成为了它们的显性功能。因此，相对于指示词“这样”“那”的指代用法，我们把例(1)(2)中的“这样”“那”表性状程度的用法称作它们的“非源用法”。不过在这里需要指出，汉语代词在使用中

表现出的非源用法并不是绝对的。在语言环境中，即使代词的非源用法充当主角，有时我们也会感知到些许指代义<sup>2)</sup>。比如：

- (3) ……床前摆着一张小小的木制摇篮，他怔怔的瞧着这张摇篮，寻思：“难道神仙姊姊生了个孩子？不对，不对，那样美丽的姑娘，怎么会生孩子？”(CCL:《天龙八部》)

例(3)中的“那样”不仅可作凸显“美丽”这种性状的解释，也能隐约感知其是在回指“神仙姊姊的容貌”，可作指代义解释。但是，例中的“那样”表达说话人对于性状的主观认识的功能可以得到优先解读，这主要基于两点判断：①例(3)中有关神仙姊姊容貌的描写并没有出现，所以“那样”的回指功能并不能得到句法上的确认；②“那样”本身包含指示程度的用法。《现代汉语八百词》：405指出，“那样”指示程度和方式，用法同“那么”，口语中多用“那么”；书面多用“那样”。例(3)中的“那样”指示形容词“美丽”，这一句法功能导致“美丽”所蕴含的性状色彩得到了指别。据此笔者认为，虽然例(3)的“那样”表现出了语义功能上的两面性，但其在句子中凸显性状程度的用法是显性的，相对来说其指代功能则是隐性的。

### 3. 代词主观化的表现特征、源流及问题

#### 3.1 早期考察

语言的主观性和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是密不可分的。Hopper & Traugott 1993: xv 给语法化下了一个定义：

We define grammaticalization as the process whereby lexical items and constructions come in certain linguistic context to serve grammatical functions ...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虚词或是仅表语法功能的构式其前身都是具有实在意义的，它们的意义演变以及虚化都要经历一个“语法化”过程。沈家煊 1994: 17说到，中国传统语言学把语法化称之为“实词虚化”。一部分汉语代词在演变过程中语义也会逐渐虚化，其主观化表现特征也随之出现。

对于历史上各个阶段的人称代词、疑问词以及指示词的演变情况，前贤时贤有过详细的描写(马建忠 1898、王力 1958、太田辰夫 1958、杨伯峻·何乐士 1992、吴福祥 1996等)，兹不赘述。关于现代汉语代词语义虚化现

象及其非源用法的早期考察可以追溯到太田辰夫 1958、《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赵元任 1979、《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熙 1982、《近代汉语指代词》等。太田辰夫 1958: 35 曾指出,“喝他一杯”“每天作他三篇”句式中的“他”是虚化了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145 也说到,“他”有时候放在动词跟数量宾语之间,空无所指,这类“他”字没有实际的意义,只有加重语气的作用。赵元任 1979: 162-163 认为:“表示动作结果的形容词性词语常常以补语形式出现,如‘说明’。可是有时候把它当作名词性词语处理,给加上个‘一个’或‘个’,如:‘说个明白’,甚至还加上一个傀儡性的间接宾语‘他’,如‘我要喝他个痛快’”。《近代汉语指代词》从指示对象有无及异同的角度出发认为,“他”有时实无所指,可以将其看作虚指的“他”,并将其分为三类:①多用作“与”或“给”的宾语(如:“给他个闷睡”);②指人和指物的“他”扩展的结果(如:“画他几枝”);③所指事情不在前头而在后头,因此更加感觉它是无所指代(如:“凭他甚么为难的事”)。虽然前贤没有明确地指出“他”发生了主观化,但把句式中的“他”称为傀儡性的间接宾语或空无所指的“他”,也就说明了这个“他”从人称代词的基本用法框架中游离出来了。

早期对于疑问词“怎么”的非源用法的描写考察也比较常见。例如:

- (4) 怎么,你放她走啊?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161)
- (5) 怎么,他又改变主意了? (《现代汉语八百词》: 579)
- (6) 怎么,你今天就走? (朱德熙 1982: 92)
- (7) 怎么?!你还想管我? (《近代汉语指代词》: 320)

前贤对于例(4)-(7)中的“怎么”有着比较一致的见解:主要放在句首,表示惊异和出乎意料、不以为然。笔者认为,这间接指出了“怎么”在句子中并不具有询问方式、原因的疑问功能,“惊异、出乎意料、不以为然”这些语义特征其实就是说话人主观感情色彩的展现。《近代汉语指代词》: 320 还指出疑问词“怎么着”也具有表示诧异和不以为然的语法功能。例如:

- (8) 怎么着?!你如今要回去? (《近代汉语指代词》: 320)

再来看一下询问地方的疑问词“哪里”“哪儿”的否定用法:

- (9) 他哪里是广东人?他是福建人。(《现代汉语八百词》: 350)
- (10) 同志,麻烦您了!哪里!这是应该的。(《现代汉语八百词》: 350)
- (11) 我哪儿知道?(朱德熙 1982: 91)
- (12) ‘到了吗?’那里!才走了一半儿呀!’(《近代汉语指代词》: 264)

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 350, 例(9)中的“哪里”用于反问, 意在否定, 没有处所意义, 也可以换用“怎么”, 但不及“哪里”语气坚决。例(10)中的“哪里”单独或重复用在答话里, 表示否定, 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朱德熙 1982: 91说到, 问地方的“哪儿”“哪里”用在反问句里强调对一件事的否定(例(11))。《近代汉语指代词》: 264举例说明了“哪里”实际上等于“不”, 它可以单独成句(例(12))。话语中的“否定”意义本身就体现了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性, 因此, 前贤对于“哪里(儿)”这种“否定”语义的考察可以说是共时平面对于它的主观化特征的解释说明。

相对于“怎么”“哪里(儿)”, 疑问词“什么”非源用法的早期考察可以说比较全面, 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侧面: ①“什么”的斥问用法; ②“什么”的否定用法; ③“什么”表“惊讶”用法。例如:

(13) 什么“声光化电”? 我不懂你说的什么。(赵元任 1979: 162)

赵元任 1979: 162把例(13)中“什么”的用法归结为: “什么”重读, 用于修辞性的斥问。另外, 《现代汉语八百词》还提到了疑问词“什么”作指示以及作代替时的否定用法。例如:

(14) 这是什么玩意! 一用就坏了! (《现代汉语八百词》: 427)

笔者认为, 不管是“修辞性的斥问”还是“否定”, 它们都是“什么”在失去疑问义后展现出凸显说话人否定态度的结果。《近代汉语指代词》里对于疑问词“什么”的非源用法也作了举例说明:

(15) 什么? 明天晚饭? 再好没有了!

(16) 什么? 你今天还走?

(《近代汉语指代词》: 152)

《近代汉语指代词》指出, “什么”独立成句, 有时候是复问, 意思是“我没听错吧?”(例(15))。但多数是表示惊讶, 特别是不以为然(例(16))。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指示词的非源用法研究。指示词的非源用法的早期考察主要集中在“这(个) / 那(个)”“这样 / 那样”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153提到: “‘这、那’, ‘这个、那个’也有时候修饰动词或形容词, 都是极言其甚的意思, 后边多半带有‘啊、呀’一类惊歎字眼。”请看下面一组例句:

(17) 看到年轻人的进步, 老王师傅这高兴啊, 就别提了。(《现代汉语八百词》: 584)

(18) 他跑得那快呀, 简直像阵风。(《现代汉语八百词》: 352)

(19) 一家子那哭啊, 看了真叫人心酸。(朱德熙 1982: 86)

(20) 那个冷啊, 就别提了。(朱德熙 1982: 86)

- (21) 你瞧他这份高兴。(朱德熙 1982: 86)  
(22) 他这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 (《近代汉语指代词》: 230)  
(23) 想着迎头儿……叫的‘桂姨’那甜,如今……(《近代汉语指代词》: 230)

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 352、584, 口语中, “这”“那”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前, 表示夸张, 同“这个”“那个”。朱德熙 1982: 86指出: “‘这、那’‘这个(份)、那个(份)’修饰谓词, 强调程度高, 后头往往带语气词‘啊’”。《近代汉语指代词》: 230说到, 不是指示性状或动作本身而是指示性状的程度或动作的样式, 通常用“这么”和“那么”, 但间或也有就用“这”和“那”的, 往往有夸张的语气。另外, 不仅只有“这(个)”“那(个)”, 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还提到指示词“这样”“那样”也具有指示性状、程度的语法功能。

总之, 上述著作与文献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代词主观化这个概念, 但是在对于代词的虚化现象以及它们的非源用法的描写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代词所表现出的“惊讶”“强调”“否定”等主观感情色彩。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代词主观化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分析考察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但是在这里不得不指出, 上述先行研究只是在共时层面对于代词发展出的特殊用法作了描述, 并没有追究它们的来源以及形成轨迹, 这也许是当时主观化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没有完全导入汉语研究领域中的结果。由于缺乏历时层面的考察, 使得我们对于代词主观化特征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表象上, 难以深入理解。

文献资料显示, 随着主观化、主观性以及语法化等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导入, 从21世纪初叶开始, 对于现代汉语代词主观化的考察不再止步于共时层面, 从历时视角出发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出现, 这使得我们对于代词主观化现象的理解变得更加立体、全面。不过, 这之中也存在着不足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下将分类别对人称代词、疑问词以及指示词的主观化研究的过往及特点作一个考察, 在此基础上, 针对先行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本稿的立场以及想要解决的问题。本稿的考察范围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首先, 本稿所选择的代词是在现代汉语中具有代表性及被广泛使用的。其次, 方言中的代词主观化表现不在本稿的考察范围之内。

### 3.2 人称代词

据笔者管见, 对于第一人称代词“我”和第二人称代词“你”的主观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所处句式上面(曾立英 2005、郑娟曼·张先亮 2009、

乐耀 2010、张恒君 2013等)。曾立英 2005在对“我看”与“你看”的主观化现象进行考察时指出，“我看”与“你看”虚化成了“话语标记”。例如：

(24) 我看哪，你就跟她过吧，啥户口不户口的。

(25) 你看，人家指控你的每个行为都有充分的旁证。

(曾立英 2005: 15)

曾文认为，例(24)(25)中的“我看”“你看”不再具有“观看”义或是“观察”义，它们表示说话人的一种推论，这是“我看”“你看”主观性增强的过程。曾文又通过对“我看”与“你看”带小句宾语的结构“我/你看+NP+VP”<sup>3)</sup>分析指出，由“(我/你+看+NP)+VP→我/你看+(NP+VP)”的重新分析的过程反映了“我看”与“你看”主观化演变历程。

郑娟曼·张先亮 2009对日常语言运用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你看你”句式进行了历时分析。请看举例：

(26) 妈，你看你人家逗你开心，你倒当真了。

(27) 你看你呀，还不想当副总理。

(郑娟曼·张先亮 2009: 203)

该文指出，例(26)(27)中的“你看你”在使用中附带了不满、嗔怪或责备的主观感情，并认为“你看你”所处语篇由两个语义成分构成：①提出说话人的要求或认识；②责备或否定听话者的某一事实。两者的缺省构成了“你看你”的不同使用模式。“你看你”由“你看/你”重新分析而来，在语用功能上经历了主观化的过程演变为一个话语标记，指出“你看你”的主观化和其结构的语法化是并行的。

张恒君 2013认为，“你给我滚蛋”这类句式中的“给我”已经发展成一个主观性标记，其主要原因是“给我”总是出现在强势祈使句中，而强势祈使句总是带有浓厚的主权利势色彩，状语位置上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极容易虚化，这是汉语中很常见的语法化现象。

曾立英 2005、郑娟曼·张先亮 2009以及张恒君 2013的考察立足于共时、历时两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人称代词主观化的立体像。

还有一种主观化现象需要指出：从主观化程度来看，第二人称代词“你”相较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主观性要高。先来看一个例句：

(28) 你像羚羊的话，它一般是急转弯，不停地急转弯。(乐耀 2010: 125)

乐耀 2010认为，例(28)的“你像”已经凝固为一个语用标记，“你像”的“你”不是“像”的主语，它们不是主谓关系，该结构中的“你”省略后不

影响话语的命题意义。该文对“你”的语用特征也有所言及：“你像”中的“你”在交际中指称交际受话角色一方、具有提请受话人关注后续言谈的作用。据此我们认为，乐耀 2010 讨论的“你”不是指代听话人的，它的源用法在例 (28) 的语境中难以确认。因此，不仅是构式“你像”本身，这个“你”也已经主观化了。反之，曾立英 2005: 15 中所举例句“我看哪，你就跟她过吧，啥户口不户口的。”以及张恒君 2013: 127 所举例句“给我滚！快滚！上这儿来找我便宜？我往外掏坏的时候还没有你呢，哼！”中的“我”并没有展现出明显的主观化特征，“我看哪”“给我”中的“我”都是指代说话人自身，并不能作别的意思解释。

那么人称代词为什么会呈现出主观化程度不对称的现象呢？张伯江·方梅 1996: 186-187 通过对三身指代词的非指代化发展的考察指出，三身指代词不仅从原有的实有所指的用法里发展出了虚指用法，还发展出了实无所指的用法。在这个虚化过程中“我”最保守，基本上没有超出指认的范畴。“你”“他”产生了实无所指的用法，它们的关涉对象从原来指认的范畴扩展到了与人无关的范畴。其中“你”仅仅与名词事项相关，而“他”既可以与名词事项相关，也可以与一个命题相关。因此，三身代词由实到虚的演化程度可以归结为：我 > 你 > 他。说话人自己是最为核心的指认成分，离自我中心越远，虚化程度越高，指认程度渐低，意义也越空灵。

根据张伯江·方梅 1996 的考察分析，在“我”“你”“他”三个人称代词中，“他”的生命度最低，因而语法化程度相对要高，而语法化代表实词意义虚化并发生主观化，这从历时角度也能找到一定的证据。太田辰夫 1958: 115 就已指出，“他”在成为第三人称代词之前是他称，到了唐代，“他”就已经用来表示不关心的语气了。

对于现代汉语人称代词“他”的主观化研究集中在“我要喝他个痛快”这类句式的语义特征上。由于这类句式中的“他”基本上无所指代，因此袁毓林 2003 把这类句式称作“无指代词宾语句”。袁文从韵律句法和焦点理论的视角出发以无指代词宾语句为例考察了“他”的句法语义功能。该文指出，“他”在句式中完全是一种无指的用法，无指代词宾语句有着共同的语义特点，那就是表示强调语气。这种语义特点是跟“他”相关的，如果去掉其中的“他”，那么句子即使合格也不一定表示强调语气。

任何一种发话形式的出现都是语言使用者有意为之的，因此主观性普遍存在于语言当中。不过，学界所说的语言主观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强弱差异的。张鑫 2010 通过主观量大小的视点，对于虚化的“他”在无

指代词宾语中的语法特征进行了探讨,明确指出完全没有指代对象的“他”具有表达主观量的语法功能。该文认为,在几种含虚化的“他”的无指代词宾语句中,“他”在语法化过程中成为表示主观大量的一个语言表现手段。该文进一步指出,在不同句式,主观量的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V他个+成语/形容词”在“他”语法化之后已经成为一个表主观大量的固定格式。而“V+他+数量短语”句式的主观量表达存在着直赋性主观量和异常态主观量两种表达方式等等。

对于“我要喝他个痛快”类句式以及“他”的虚化研究还有雷冬平·胡丽珍 2006、李剑影 2007、雷冬平 2012等。各家的出发点虽有所不同,但认为这类句式具有强调语气的功能以及“他”在句式中已经充分虚化的观点是一致的。赵宏刚 2015指出,不仅只有“我要喝他个痛快”这类句式含有虚化的“他”,在“不管他”构式中,“他”也已虚化。例如:

- (29) 他们“呀呀”地叫着,趟着乱草,钻着桑柳,拚命地往前赶。到底他们追上追不上,先不管他。回头来再看看史更新。(CCL:《烈火金刚》)

赵宏刚 2015认为,例(29)中的这个“他”不指代某一个人,因此不能把例中的“不管他”分析为“不管|他”<sup>4)</sup>,否定结构“不管”和“他”之间有词汇化的倾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固化结构。该文最后指出,“不管他”的词汇化是由于语篇中指代对象消失,“他”发生了语义虚化所导致的。

林忠·秦豆 2021还使用话语分析法考察了人称代词的交互主观性特征。该文认为,说话人在发出话语时通常都会考虑对方对自己话语内容的接受度以及对方的面子和身份而采用有利于当时交际的人称代词来称呼对方或者自己,交谈双方对人称代词的这种选择体现了人称代词的交互主观性。该文指出体现交互主观性的人称代词多为“我们”转指“我”、“你们”转指“你”以及“你”的任指,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和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是交互主观性的话语标记。

在汉语代词主观化研究中,以人称代词为中心的考察最为盛行,也结出了累累硕果。不过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对于语义、句法特征的共时考察上,站在历时层面对于人称代词主观化来源问题进行分析考察的文献资料较少,并且以语言类型学理论为背景,进行多语言比较的研究也寥寥无几。



### 3.3 疑问词

有关疑问词的主观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询问人、事物、处所的“谁”“什么”“哪儿”以及询问方式、情状、原因的“怎么”“怎么着”“怎么样”等所表现出的非源用法上。对于询问处所的疑问词“哪里/儿”的否定用法研究有邱莉芹·邓根芹·顾元华 2000、陈红丽 2007等。邱莉芹·邓根芹·顾元华 2000整理了表否定意义的“哪里”的句法分布，指出“哪里”可位于句首或句中（如：“哪里漂亮啊！”、“我哪里敢哪！”）；还可位于后续小句的句首，作独立语（如：“我们是三月一号开学吧？—哪里呀！”）。该文强调，这些句式往往表现说话人“不满或不屑”等主观感情。陈红丽 2007探讨了“哪里”否定用法的来源，指出“哪里”的否定用法与反诘的联系非常紧密，当询问的同时又明显带有责怪或不满意的语气时，往往便会发现这时的句子是表示否定的。例如：

(30) 这本书哪里值得一看！（陈红丽 2007: 37）

陈文认为，多数反诘句的意义重点都是在否定，而不是疑问，因而自然能引申出表反诘的疑问词的否定用法。根据邱莉芹·邓根芹·顾元华 2000以及陈红丽 2007的观点我们推测，不仅限于“哪里”，其他疑问词所具有的否定用法跟它们所在语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杨遗旗 2017 分析了询问处所的“哪里”的虚化轨迹，指出“哪里”发展出了谦辞用法（如：“哪里/儿的话”）。该文指出，“哪里”发展出谦辞用法的原因在于谦辞属于应答语，一定会出现在一个完整的会话结构中，在赞美、褒奖性的会话当中，词语在感官表现上都可以外化于某个“地点”、“部位”、“方面”等。因此，针对说话人的赞美性表述“你这篇文章写得真好”，听话人可以用“哪里好”进行委婉否定。在同一语境下，“哪里”与“哪里好”的表达功能具有同一性，这是现代汉语疑问词“哪里”虚化为谦辞的理论依据。

其实，杨文所说“哪里”的谦辞用法和否定用法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它是一种假性否定，说话人并不是真心想否定听话人的赞美、褒奖，而是出于对社交中礼仪态度的考量而做出的礼貌表达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语用功能之间的关联性在代词主观化考察中值得引起重视。

邵敬敏·赵秀凤 1989: 34-35对疑问词“什么”的否定用法进行了详细描述，并根据“什么”的句法分布把其否定用法进行了分类。该文举例指出否定性“什么”的语义特征：

(31) 什么老字号啊！越老越不值钱。（邵敬敏·赵秀凤 1989: 34）

该文认为，例(31)中的“什么”表示说话人对所议对象持一种否定态度，具体语境中还可以表示反驳、贬斥、禁止、劝阻、讽刺等意思。寿永明2002通过对“什么”的否定用法分析指出，“什么”不仅表示否定的语义，更重要的是从语气中反映出了说话人强烈的感情倾向和主观态度。“什么”所以能表示否定义，就是它都用在反问句中，与句子的反问语气密切相关。笔者认为，邵敬敏·赵秀凤1989和寿永明2002的考察都是基于共时层面上的，对否定性“什么”语义特征的描写并没有超越《近代汉语指代词》。

姜炜·石毓智2008探讨了“什么”否定功能的历史成因及使用条件。该文认为，表否定的“什么”来源于近代汉语中位于反问句中询问目的的“做什么”。例如：

(32) 尤老三，你又来做甚么？（姜炜·石毓智2008:271）

该文指出“什么”的否定功能和使用条件为：通过否定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的存在目的来达到对该情况发生的必要性及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的否定。因此“什么”所否定的对象必须是与现实有关的。虽然姜炜·石毓智2008中有历时考察部分，但对于从“做什么”到表否定的“什么”的演变过程却没有太多着墨，这也使得我们对“什么”的否定用法形成存有疑问。

疑问词“谁”也有它的非源用法。陶伏平2002在考察“谁”的非疑问用法时分析了其虚指用法和例指用法。陶伏平2002:87认为，虚指性“谁”指代的对象不是实际存在的某些人或某个人，无法将“谁”的指称内容添补出来，常采用的形式有“谁让你/我……”（例(33)(34)）“谁知道……”（例(35)），例指性的“谁”（例(36)）在使用时常采用重叠形式。

(33) 我是关心你。我怎么不去管大街上那些野小子在干吗？谁让你是我儿子的。

(34) 得，依你，谁让我得管你叫爸爸呢？

(35) 看样子他并不强壮，谁知道却得了举重冠军。

(36) 他说那天除了他跟小王在场外，还有谁谁也在场。

（陶伏平2002:87）

据陶文考察，“谁让你……”形式往往是说话人在对方只能接受某一既成事实时表现出一种带有些许幸灾乐祸意味的欣喜之情的载体。“谁让我……”形式则通常表达了说话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某一既成事实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抱怨情绪。“谁知道……”形式表示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况。而例指性“谁”的重叠使用往往含有一种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意味。陶伏平2002对于疑问词“谁”的非源用法考察比较全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陶文的考察中对

于这些表现形式所展现的主观性用法的形成因素并没有涉及，这也是笔者今后想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

对于“谁”“什么”否定用法的最新研究有袁毓林·刘彬 2016、2017。这两篇文章都是从人类心理倾向的角度对“谁”“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以及听话人在识解其否定意义时所采取的策略作了详细的阐述。袁毓林·刘彬 2016: 312认为，“什么”句在意义上往往表示对某种具有“反通常性”特点的事物或行为提出质疑或怀疑，在“疑善信恶”这种反常思想与怀疑精神，即“不相信某种正面和积极的可能性，转而相信某种负面和消极的可能性”这种心理倾向的指导下，使得“什么”句涌现出了否定意义。该文进一步解释了听话人对于“什么”句表否定意义的识解策略，即当听到“什么”句带有降调、重读等形式特征时，先将“什么”识解为非疑问用法；接着根据“什么”句在意义上是否具有反通常性这一特点来辨别其否定意义的有无。袁毓林·刘彬 2017又对疑问词“谁”的虚指和其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展开了探讨。该文认为“谁”类反问句是明知故问，意在“谁”的域进行质疑，即“不相信存在着某些个这样的人”。这种语义识解可以简称为“疑有信无”，这种语义特点最终使得“谁”类反问句涌现出了否定意义。

在询问人、事物以及处所等的疑问词的主观化研究中，总的来看学界对于它们的否定用法关心度较高，并且研究视点也比较多样。袁毓林·刘彬 2016、2017从“疑善信恶”“疑有信无”的人类心理角度阐述了“谁”“什么”句表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这可以说为疑问词主观化研究的多元化发展拓宽了道路。不过，袁毓林·刘彬 2016、2017考察的重点放在认知心理和语义表现上，联系句法形式上的探讨却不多见。据此笔者认为，从语言意义和语言形式相结合的观点来看，在“谁”“什么”句表否定意义的来源问题上还存在商榷的余地。因此，笔者今后想要站在语义、句法层面上再对“谁”“什么”句表否定意义的来源问题做一番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尝试揭示说话人使用“谁”“什么”句表否定意义的语用意图。

最后看一下涉及询问方式、情状以及原因的疑问词的主观化研究情况。刘辰洁 2010把表否定意义的“怎么”所处句式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指出，反诘句是特指问句表否定用法的句法机制，也使得“怎么”引导的反问句表否定成为可能，并进一步指出当“怎么”在反问句中与一些副词连用后，其表达语用否定的功能会得到加强。从刘辰洁 2010的考察结果可以看到，除了上述的“哪里”“什么”，疑问词的主观化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受到了它们所处语境的影响。

与专文探讨疑问词的否定性用法的研究不同, 王小穹·何洪锋 2013 考察了疑问词“怎么”的语义扩展过程。文章指出在疑问句中,“疑问”和“指代”是“怎么”所具有的两个原型语义特征;而在非疑问句中,“怎么”有失去“疑问义”(例(37))或是“疑问义”和“指代义”两者皆失的情况(例(38)):

(37) 现在他们不在乎你怎么打球, 只在乎输赢。

(38) 如果这样, 还不等于对着俺的心肝插刀子呀, 可让俺怎么活!

(王小穹·何洪锋 2013: 66)

该文指出“怎么”随着其语义的扩展, 产生出了只表一种主观态度的边缘语义, 而“怎么”的语义扩展是在“怎么”失去疑问语义的前提下, 其具体指代主观化为抽象指代的过程。针对这一考察笔者认为, 该文所说的“疑问义”和“指代义”的消失, 就是指代对象从有到无或者从具体到抽象的变化所引起的。

与“怎么”相关的研究还有徐小波 2014。徐文指出, 疑问词“怎么着”及其变体“怎么”“怎的”等发展出了话语标记的功能。例如:

(39) 怎么着, 你们一个个都有主意, 合着早动了不止一天脑筋了。(徐小波 2014: 106)

该文认为, 例(39)中的“怎么着”已发展为一个话语标记, 其有无并不影响语句的命题意义, 它在句子中的核心语用意义是“表达不满情绪”以及“猜测会话意图”。该文主要从语用条件、语用模式以及语用功能三个侧面对于“怎么着”进行了探讨, 这也为代词主观化考察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对于另一个疑问词“怎(么)样”的非源用法及其主观化的研究也比较多见。陈萍 2005 从语气类型的角度出发, 将“怎么样”的句式分布作了整理, 并将“怎么样”的委婉、确认的语气与其承担情态用法时的语气统一视作“征求看法, 商议语气”。郭娟 2016 则考察了“怎么样”作为话语标记的用法。郭文认为, 话语标记“怎么样”的主要语用功能是表示有话要说, 提请对方注意, 并传递一定的情感态度, 它是一种预期信息标记。严伟剑 2012 提到, “怎(么)样”用在分句上的时候, 倾向于附带一种“沾沾自喜”的心理感情。例如:

(40) 怎样, 我说的没错吧?

(41) 旁边一个观战的同学议论: “怎么样, 我就说他打得不错吧。”

(严伟剑 2012: 106)

严伟剑 2012 把例(40)(41)中的“怎(么)样”的语义特征解释为, 说话

人让对方感到自己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很有前瞻性，或证明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是正确的。

严伟剑 2012 对于“怎么样”表前瞻性这一语义特征的考察引起了我们的关心。据笔者管见，迄今为止对于表前瞻性“怎么样”的来源问题并没有专文讨论。若是对“怎（么）样”的这种语义特征的描写及考察一直停留在共时层面，则会导致无法全面地理解表前瞻性“怎么样”的语义特征，从而造成“怎（么）样”的语义混同。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着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理念，笔者想要另文通过历时考察，摸清表前瞻性“怎么样”的演变轨迹，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演变机制，以期深入地认识“怎么样”表前瞻性这种语义特征。

### 3.4 指示词

指示词主观化研究的聚焦点在表近指的“这”和表远指的“那”。徐默凡 2001 把“这”“那”的研究过程大致分为了三个研究阶段：第一阶段以《近代汉语指代词》、梅祖麟 1986 的研究为代表。他们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研究了“这”“那”的来源和功能演变。第二阶段以《现代汉语八百词》为代表。这部著作对“这”“那”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进行了描写。第三阶段以张伯江·方梅 1996、沈家煊 1999、曹秀玲 2000 等研究为代表。主要从功能角度考察了“这”“那”虚化的语法意义、篇章功能以及不对称现象，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笔者认为，“这”“那”的主观化研究正是在徐默凡 2001 所说的第三阶段上扩展开来的。张伯江·方梅 1996 谈到了一个实无所指的“这”。例如：

(42) 这人怎么都这么坏啊！（张伯江·方梅 1996: 179）

张伯江·方梅 1996: 179-180 认为，用在句首的“这”的性质与定指成分前的“这”不同，具有指示功能的“这”换了“那”以后还是合法的句子，而实无所指的“这”没有指示功能，这类“这”都不能换成“那”。该书重点指出，这类“这”是口语表达引入话题的重要手段，它的使用加大了话题的可识别度。张伯江·方梅 1996 首次指出了指示词“这”具有凸显、强调话题的语用功能，这也使得指示词主观化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扩展。

奥田 1998 对前置于称呼语或姓名的任意性指示词“这”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感情现象作了详细的考察分析。该文指出，说话人对面前（也时常不在面前）特定的人物怀有主观感情时，用称呼语称呼对方（例（43））；或者用姓名指示这个人（不在面前）（例（44））：

- (43) 我刚想和他谈几句话,问问他的姓名,那民工朝着我嚷起来:“你这个同志真是!不怕冻坏他吗?”一把推开我,又把老羊皮好好盖严。(奥田 1998: 31)
- (44) 小石头说:“红雨哥!我看,咱们现在就去找我们队长,叫上两个民兵,把这孙拐子抓起来,问问他,给人跳神,搞迷信活动,犯不犯法!”(奥田 1998: 33)

奥田 1998对例(43)(44)中出现的“这(个)”作了解释:说话人在各种称呼语和姓名之前加上任意性指示词“这”(有时后加量词“个”或“位”),表明了说话人对这个特定人物的主观负面评价。

继奥田 1998之后,吴早生 2010从另一个侧面讨论了指示词“这”“那”的主观评价功能。吴早生 2010: 134-135认为,“熊猫吃竹子”和“这/那个熊猫吃竹子”两例的区别在于:不用“这/那”的句子,表明“吃竹子”是熊猫的一般习性,而用上“这/那”以后,则表现出“吃竹子”是这/那只熊猫的个别习性,而暗示了其他熊猫一般不吃竹子。这里的“这/那”既有指别熊猫的作用,同时又表明了该熊猫的特性与众不同的情感,因而也可以理解为具有主观评价作用。这种主观评价作用经常使用,从而产生了专表主观评价作用的“这/那”。该文把指别作用看作行域,把主观评价看作知域。例如:

- (45) 这/那个苹果【行域】  
这/那个熊猫吃竹子【行域/知域】  
他的这/那个父亲【知域】

该文指出指示词最基本的作用是指别,就是提示别人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这种提示意义与知域的评价义(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点)相比要更加直观,更容易理解,于是人们就易于理解的指示行为(行域)来隐喻不易理解的评价义(知域)。

综上所述,在指示词主观化研究中,“这”“那”所占比重相对较大,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它们的主观评价以及表性状程度用法上。笔者认为,“这”“那”的表性状程度用法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它们原有的指代功能范畴,主观化程度非常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语言现象。继《现代汉语八百词》、朱德熙 1982、《近代汉语指代词》在共时层面对这一现象的考察后,张伯江·方梅 1996重新探讨了现代北京口语里“这”“那”的指示意义虚化为表性状程度的用法,并认为这种用法不是《近代汉语指代词》所说的“这么”“那么”的简略形式,而是来源于“这/那+叫(+一个)”的口语句式。但是张伯江·

方梅 1996 的说法并没有通过历时考察得到验证,只是一种推断。因此,导致它们形成表性状程度用法的深层因素也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赵宏刚 2016 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历时层面的考察作出了解答。该文认为,“这”“那”指示义的虚化以及“这/那+NP”构式凸显言者主观情感的语用特征,使得“这/那+NP”构式和“这/那+VP”构式之间具有了构式形式以及构式义的相似性,由此引发隐喻机制,通过类推使“这”“那”表示性状程度的用法得以确立。

另外,指示词“如此”“这样”“那样”等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同样展现出了表示性状程度的用法。为什么指示词会产生这样的语法功能呢?指示词的这种程度用法和它们的指示用法之间会不会存在一种演变关系呢?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演变关系的话,那么导致这种语义演变关系形成的动因与机制又是什么呢?显而易见,要想解答这些问题,需从历时角度出发,通过对翔实的历史语料进行调查分析,摸清它们的演变轨迹,才能找到它们的演变规律,获得系统的、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 4. 结语与余论

迄今为止,代词主观化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对不同类型代词的个案考察,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性研究。即便是在个案考察中,依然存在着等待填补的空白与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比如,运用语言主观化及其相关理论对代词主观化进行考察的研究成果不多;历时层面的分析没有受到重视,从而导致研究结果缺乏历史语料的支撑。如是等等,需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

沈家煊 1994: 23 在对语法化研究进行评述时提到:“历时和共时不是语言本身的两个层面,而是语言研究的两个平面。在研究中把共时和历时截然区分开来已不利于共时研究的深入,因为当今的共时研究不再满足于语言事实的描写,还要对语言事实作出解释,就必须考虑历时因素。”笔者认为,站在共时层面,可以对主观化后的代词的语义、句法上的特征进行有效的描写和归纳。不过,语言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它是不断演变的产物。虽然从共时层面来看,语法特征是绝对的、稳定的,但站在历时层面看,语法特征是相对的、变化的,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历时发展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共时层面上对于语言现象的解释有时需要历时层面上的考察分析做支撑才具有说服力。代词的主观化就是其主观性由弱到强、语义由实到虚的

虚化过程，代词或其所在构式是说话人主观性表现的载体，而承载说话人主观性的代词或其所在构式是通过语法化实现的。由于主观化必然涉及到语法化，那么语法化理论在汉语代词主观化研究中就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代词主观化今后的研究笔者认为，在整理描述代词发生的语义、句法及语用功能变化的同时，也需要从历时层面出发，沿着代词主观化的轨迹，对其主观化各阶段的表现形式及功能特征进行分析考察，在此基础上运用语法化理论揭示其主观化的内在因素与普遍规律。

与历时研究相比，汉语代词主观化在跨语言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这其中，赵宏刚 2020通过比较考察，指出在指示词范畴中，汉语与英语、日语的语义演变之间有着近似性，这表现为汉语指示词的指示功能与凸显性状程度功能的关联性在英语、日语中有一些跨语言的存在。此外，陈曦·牛迎春 2020以“そんな、这种／那种”为主要分析对象，从认知参照点与交互主观性的视点出发，就日汉指示词的认知互动性进行了对比研究。笔者认为，跨出汉语自身，更多的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出发，不断审视、阐释汉语代词与其他语言代词之间的异同，才能更客观、更合理地找出汉语代词主观化的本质特征，进而更好地揭示出汉语代词的特性跟语言共性的关系。

## 注

- 1) 本稿中的例句出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及文献资料。例句字体、标点符号按语料库与文献资料为准。
- 2) Hopper & Traugott 1993: 17指出，源语义的滞留会对新语义以及构式特征产生制约。主观化后的代词在使用中有时也能感知到些许的指代义，笔者认为这是其源语义的滞留而导致的后果。
- 3) 表示成分、构式时所使用简略英文字母的说明：NP (Noun Phrase); VP (Verb Phrase); V (Verb)。
- 4) 使用“|”表示成分之间的隔开。

## 参考文献

- 奥田宽 1998. 汉语的任意性指示词“这”——有关语用学的探讨(周刚译),《汉语学习》2: 29-33页。
- 曹秀玲 2000. 汉语“这／那”不对称性的语篇考察,《汉语学习》4: 7-11页。
- 陈红丽 2007. 疑问词“哪里”的否定用法,《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4: 36-38页。



- 陈萍 2005. “怎么样”问句的语法意义、语气类型分析,《广西社会科学》4: 162-164页。
- 陈曦·牛迎春 2020. 基于语料库的日汉指示词认知互动性对比研究,《外语教学》5: 22-26页。
- 丁声树等著 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郭娟 2016. 汉语会话中的话语标记“怎么样”,《科技经济导刊》35: 157, 215页。
- 姜伟·石毓智 2008. “什么”的否定功用,《语言科学》3: 270-277页。
- 乐耀 2010. 北京话中“你像”的话语功能及相关问题探讨,《中国语文》2: 124-134页。
- 雷冬平·胡丽珍 2006. “他个”的形成、性质及其功能研究,《语言科学》4: 29-35页。
- 雷冬平 2012. “喝他个痛快”类构式的形成及其语义研究,《语言科学》2: 134-147页。
- 李剑影 2007. 再论“玩它个痛快”,《汉语学习》2: 55-61页。
- 林忠·秦豆 2021. 当代儿童小说中人称代词的交互主观性—以《漂亮老师和坏小子》为例,《语言历史论丛》1: 108-126页。
- 刘辰洁 2010. 疑问词“怎么”的否定用法考察,《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117-119页。
- 吕叔湘主编 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 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
- 吕叔湘主编 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马建忠 1898.《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梅祖麟 1986. 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读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6: 401-412页。
- 邱莉芹·邓根芹·顾元华 2000. 浅谈“哪里”的否定用法,《常熟高专学报》5: 95-99页。
- 邵敬敏·赵秀凤 1989. “什么”非疑问用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 26-40页。
- 沈家煊 1994. “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4: 17-24页。
- 沈家煊 1999.《不对称和标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寿永明 2002. 疑问词的否定用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113-117页。
- 太田辰夫 1958.《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陶伏平 2002. “谁”非疑问用法分析,《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 86-87页。
- 王力 1958.《汉语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 王小穹·何洪锋 2013. 疑问词“怎么”的语义扩展过程,《汉语学习》6: 65-73页。

- 吴福祥 1996.《敦煌变文语法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 吴早生 2010.现代汉语“这／那”指示义与主观评价及话题功能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131-135页。
- 徐默凡 2001.“这”、“那”研究评述，《汉语学习》5: 47-54页。
- 徐小波 2014.话语标记“怎么着”语用探析，《汉语学习》5: 105-112页。
- 严伟剑 2012.疑问词“怎么”“怎样”“怎么样”语用对比分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 8-12页。
- 杨伯峻·何乐士 1992.《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北京：语文出版社。
- 杨遗旗 2017.应答语“哪里（儿）的话”虚化研究，《汉语学习》3: 51-61页。
- 袁毓林 2003.无指代词“他”的句法语义功能—从韵律句法和焦点理论的角度看，《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 44-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袁毓林·刘彬 2016.“什么”句否定意义的形成与识解机制，《世界汉语教学》3: 303-431页。
- 袁毓林·刘彬 2017.疑问词“谁”的虚指和否定意义的形成机制，《语言科学》2: 113-125页。
- 曾立英 2005.“我看”与“你看”的主观化，《汉语学习》2: 15-22页。
- 张伯江·方梅 1996.《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张恒君 2013.汉语权势标记“给我”研究，《现代中国語研究》15: 121-129页。
- 张鑫 2010.虚化“他”的主观量表达，《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8: 41-43页。
- 赵宏刚 2015.表“无视义”的情态标记“不管他”，《汉语学习》6: 106-112页。
- 赵宏刚 2016.“这／那”表程度用法探源，《中国語学》263: 118-133页。
- 赵宏刚 2020.汉语中从“指示”到“程度”的语义演变，《现代中国語研究》22: 106-112页。
- 赵元任 1979.《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郑娟曼·张先亮 2009.“责怪”式话语标记“你看你”，《世界汉语教学》2: 202-209页。
- 郑雷 2010.疑问词否定用法的原因分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4: 49-53页。
-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Hopper, Paul J. and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語における代詞主観化の表現的特徴と 歴史的変遷

趙 宏 剛

本稿では、代詞の主観化に関するこれまでの代表的な研究を踏まえて代詞主観化の表現的特徴および源流について考察をしたうえで、人称代詞、疑問詞および指示詞の主観化研究領域における課題を指摘し、代詞主観化に対する今後の研究方向および研究方法について管見を述べた。これまで中国語学界における代詞の主観化研究は、個別事象に対する共時的な考察が多く行われていたが、主観的意味が発生してきた経緯という、通時的な側面に着目した分析は少なく、代詞の主観化現象を説明する際の裏づけが十分とは言えない。そこで、言葉の歴史的変遷に視点を置き、各種代詞の主観化経緯を明確にし、さらに文法化理論を用いて、代詞の主観化を動機づける要因を明らかにする必要がある。なお、代詞の主観化現象をより客観的かつ本質的にとらえるために、言語類型学の視点から、他言語の代詞との類似点または相違点を比較分析し、中国語における代詞の主観化に普遍的な要素を見つけ出すことが必要である。